



南雍学术经典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吴梅词曲论著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雍学术经典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吴梅词曲论著集

解玉峰 编

(本排置楚人校补) 员委合委编

戴 志	史 闾王	陆 丁
冯金旅	吴一泥	蔡夫米
平燕刺	洪 恒	荣鑫金
郑小翁	兴隆兴	平翁兴
		无兴翁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梅词曲论著集 / 吴梅著;解玉峰编.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

(南雍学术经典)

ISBN 978-7-305-05567-6

I. 吴… II. ①吴… ②解…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②戏曲—中国—文集 IV. I207.23-53 J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0739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南雍学术经典
书 名 吴梅词曲论著集
著 者 吴 梅
编 者 解玉峰
责任编辑 马蓝婕 编辑热线 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5 字数 350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567-6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雍学术经典
茅家琦 周勋初 主 编

南雍学术经典

顾 问 茅家琦 周勋初

编委会主任 洪银兴

编委会副主任 张一兵 周 宪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帆 王明生 左 健

朱庆葆 张一兵 范金民

金鑫荣 周 宪 陈谦平

洪修平 洪银兴 徐小跃

徐兴无



总 序

洪银兴

学术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在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世纪回眸”中，我们在重估和评价百年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就中国现代人文科学而言，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留下前辈学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他们的独辟蹊径汇成了我们的康庄大道。

众所周知，南京大学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百年高校之一。她有两个历史源头：一个是肇始于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创立的三江师范学堂，1914 年以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时期，1949 年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次年定名为南京大学；另一个是 1888 年（光绪十四年）成立的基督教会汇文书院，后来发展为金陵大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全国院系调整中与南京大学合并，构成了现在的南京大学。这样一个经历不仅显示出她的悠久，还显示出她的坎坷——不断地更名，不断地重组、合并、调整。其实这正是中华民族近现代颠沛历史的缩影。而南京大学历经沧桑，卓然屹立，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传统，涌现出众多的名师大家，给我们留下丰硕的学术遗产，其中必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这大概就是南京大学的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其中“诚”字最为根本，也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早的校训。“诚”是真实而不虚妄的真理，也是追求真理、诚信不欺的美德。

南京大学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是南京大学精神的典型体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民族文化的重建过程,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充满了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科学、玄学的争论,“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是当时中国大学总体性的人文精神,而历史上的南京大学又提出过具有自我取向的“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人文与科学平衡”等学术主张和办学宗旨,可见南京大学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态度,走的是温故知新、继承创新的学术路径,她的两个历史源头已经显示出这样的学术趋向:一是建立在中国教育传统上的“新学”,但提倡国学、艺术与科学三者兼通融合;一是具有西学东渐背景的教会大学,却对中国文化重视有加,成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较早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这样的源头活水,不断地吸纳志同道合的名师大家,汇成源远流长、独立不迁的学术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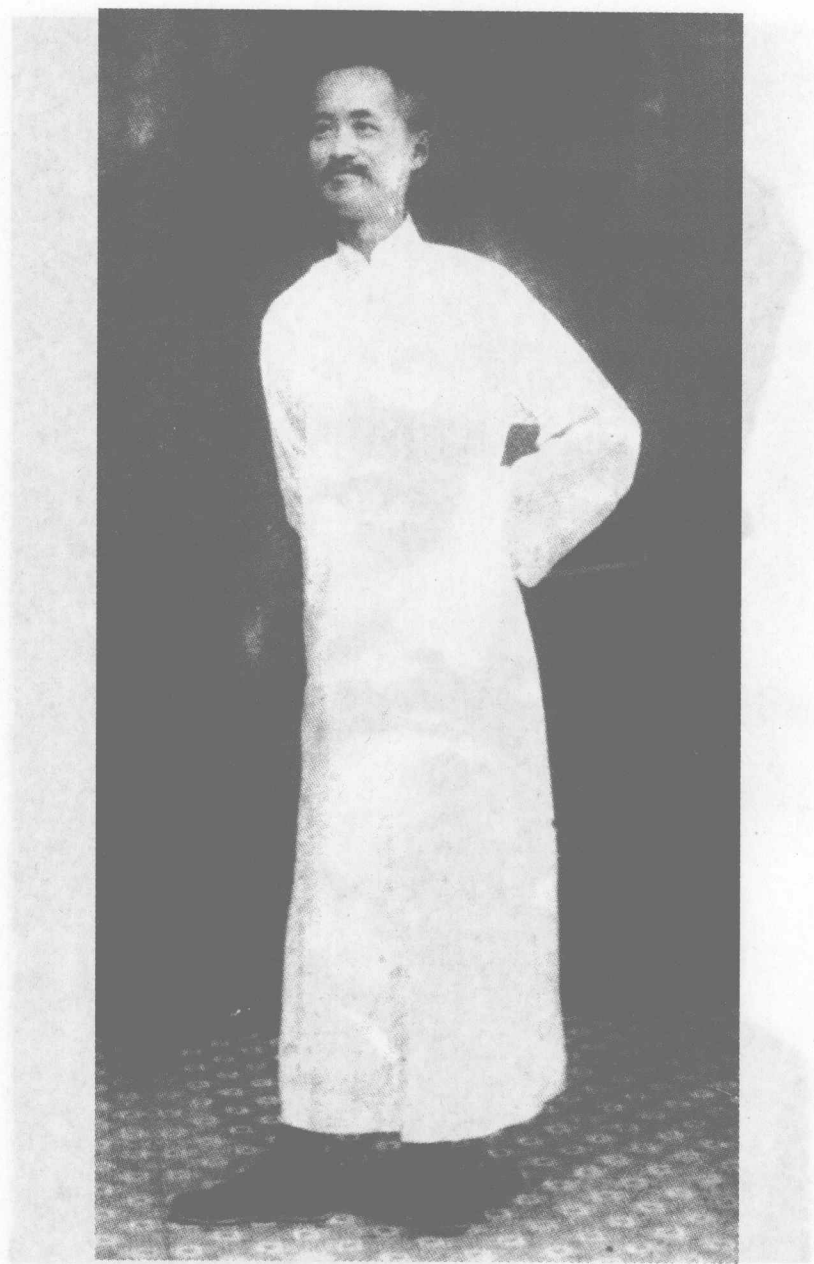
今天,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时代,南京大学迈向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进程,我们饮水思源,愈加感到受益于这些名师大家们赋予我们的学术财富和精神力量,愈加渴望对他们孕育的传统加以系统的研究总结,返本开新,发扬光大。

“南雍学术经典”丛书是南京大学历史上学术大师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精选。它吸收中国传统学术史中“学案”的编纂形式,邀请大师们的学术传人或研究专家,精选荟粹大师们的学术代表作,对其生平、学术加以述评并制作学术年表,再按不同的学科陆续分辑出版。这样一项研究性的出版工程,不仅勾勒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脉络,而且在新的视角下展示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精华,其中不乏首次被整理、公布的珍贵资料。同时,为了进一步展示20世纪南京大学的学术面貌和学术贡献,我们以后还将陆续推出其他学术大家的经典著述。我们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不仅是南京大学学术传统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且也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份极富价值的学术文献。

2008年3月28日



吴梅(1884—1939)



② 吴梅立身像



吴梅与二子涑青 吴梅与二子涑青 吴梅与二子涑青



吴梅(后右)与田汉(前右)、胡光炜(前左)、宗白华(后中)、张西曼(后左)等合影(1935年常任侠摄)

导言

吴梅(1884—1939),字瞿安,初号灵鹄,后号霜厓。江苏长洲人(今苏州)。近代著名学者、词曲学家,尤精于曲,世共推为独步一时的曲学大师。

清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二十二日,瞿安先生出生在苏州一书香之家。曾祖吴钟骏,道光十二年(1832年)状元及第,入翰林院,曾任浙江学督、礼部侍郎、福建学政等职。祖父吴清彦,乡试中举,荫承父爵,官至刑部员外郎。父吴国榛,自幼聪慧过人,诗文、辞赋无不精通,惜英年早逝。父亲去世时,瞿安先生年仅三岁。《北泾种树行》诗有“三岁丁孤露,不知饥与寒。母亲勤抚育,四序无笑颜”,咏叹的正是幼失父怙的不幸。而更加不幸的是,十岁时,慈母亦郁郁而终。童年的吴梅,可谓饱尝人世之酸辛。

瞿安先生自幼聪慧,深得远房叔祖吴长祥的眷爱,八岁即正式为吴长祥的嗣孙。瞿安先生自幼失双亲怙恃,后得长祥公悉心关爱、栽培,诚为不幸中之万幸。《瞿安日记》有云:“余之能读书,略知学问途径者,嗣祖吉云公之教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瞿安先生十二岁时,吴长祥老为其聘请潘霞客为师,自此习举子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应童子试,未录。次年,再应童子试,初试本名列四五十名,复试时却被刷调。这次乡试被斥,对瞿安先生刺激很大。自此后,他不愿再专心攻习八股文章,而把更多心力转向诗文、词曲方面。《百嘉堂遗嘱》有云:“余自提复被斥后,即注全力于诗、古文、词。

文读望溪,诗宗选学。……其后游艺四方,诗得散原老人,词得彊村遗民,曲得粟庐先生,从容谈燕,所获良多。”山明水秀的苏州原本是昆曲的发祥地,在当时的苏州,文人作曲、家家唱曲的风气仍极为盛行。瞿安先生自年少时便喜欢昆曲,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昆曲的迷恋也更深。他与当时苏州一批著名的曲家,如俞粟庐、王季烈、刘富梁等,经常往来,切磋“曲中工尺旁谱,习轻重疾徐之法”。这为他后来走上专门的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嗣祖吴长祥敦促下,再应长洲乡试。此次主考官为杭州进士翁有成,翁有成对瞿安先生的文章非常欣赏,挥笔点为长洲学员第一名。考中秀才后,他走科举的信心又振作起来。次年,瞿安先生与苏州生员高束生、盛德镛、高祖同等同赴南京,参加府试。信心百倍,志在必得,不料却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明年,再赴南京参加府试,本已被荐卷,却因卷中“羽”字书写不中程,被绌。此次名落孙山,对瞿安先生打击很大,《北泾种树行》云:“从此名心淡,万事皆达观。”同年,奔赴上海,在上海东文学社攻习日语。东文学社表面上是日本人办的一所日语学校,实际上是维新派人物唐才常用以掩护秘密组织正气会而成立的。瞿安先生后来得知真情后,便离开东文学社,重返苏州故里。这一年,他改订了早年所作《血花飞》传奇(又名《苕弘血》),因赋写戊戌六君子事,嗣祖吴长祥惧祸,命其夜间秘密焚烧原稿,故《血花飞》传奇不传于世。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瞿安先生二十二岁,经好友黄慕韩(振元)推荐,在东吴大学任教习。这一时期,他与上海等地进步文人的往来甚为密切,爱国热情高涨,这一点也反映在此期的诗文、词曲创作中,他先后完成了以历史映射现实的《暖香楼》传奇(后改名《湘真阁》)、歌颂革命烈士秋瑾的《轩亭秋》杂剧。1907年,柳亚子、邓实、黄节、陈去病、沈昌直等进步文人在上海张园成立神交社(南社前身),瞿安先生亦应邀赴会。他与后来正式成立的南社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先后在《南社丛刊》发表诗、文、词、曲一百多篇,为辛亥革命做了大量的舆论工作。

1909年8月,瞿安先生辞去东吴大学教习之职,经外舅邹松如介绍,赴开封任河道曹载安幕。这是一个工作清闲、薪俸丰厚的闲职,因此瞿安先生在开封期间有许多读书游乐的时间。开封为中原名都,多前朝旧迹。朱元璋之孙周宪王朱有燬曾受封在此,其《诚斋乐府》曾一时风行,李梦阳《汴中元夕》诗有“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瞿安先生每过开封金梁桥,遥想当年金梁桥畔周宪王的流风馥郁,往往低徊不能去。瞿安先生自此暗下决心,专力曲学,其节衣缩食购置曲籍亦始自此时,终以藏曲之富,名闻海内。

1910年2月,瞿安先生失掉了开封河道幕的职务,重返苏州,任存古学堂检察官,居可园。当时著名的词学家朱孝臧、郑文焯、况周颐等先后旅居苏州,瞿安先生与他们过从甚密,在词学研究方面或请益、或切磋,其词作名篇【虞美人】《刘子庚(毓盘)梦断离恨图》、【清波引】《可园送春》等皆作于此时,《霜厓词录》自是年存稿。

1912年2月,瞿安先生应南京第四师范之聘,至南京任教。到南京教学,只为糊口,瞿安先生的真正嗜好却在词、曲。他在南京时期,先后结识了仇继恒、丁传靖等南京曲家,切磋琢磨,于曲学研究更有精进。1913年初,瞿安先生又赴上海民立中学任教,教学之余继续钻研曲学。曲学专家的头衔渐渐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小说月报》、《游戏杂志》、《春声杂志》、《女子世界》等海上报刊纷纷慕名约稿。瞿安先生在这一时期用力甚勤,先后完成《顾曲麈谈》、《蠡言》、《瞿安笔记》等著作。1914年,《顾曲麈谈》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引起很好的社会反响。《顾曲麈谈》为瞿安先生曲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顾曲麈谈》的发表既奠定了瞿安先生在曲学研究界的地位,也为他今后走上专门的曲学教学研究之路提供了契机。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锐意教育教学改革,为活跃学术气氛,他倡导成立了许多课馀研究组织,音乐研究会便是其中之一。音乐研究会下分提琴、钢琴、古琴、琵琶、昆曲、丝竹等小组,由学校分别聘请名家担任指导教师。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很喜欢昆曲,曾经在上海旧书肆购得《顾曲麈谈》,阅览之后,颇为赞赏,故在考虑昆曲组指

导教师的聘请时,他首先想到的便是瞿安先生。

1917年9月,瞿安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之聘赴京任北京大学昆曲组指导教师。《仲秋入都别海上同人》诗云:“州里多通异域文,五花翻鬓要参军。寰中久已无新室,日下何牢补旧闻。不第卢生成绝艺,登场鲍老忽空群。世人誉毁原无定,谁是观棋黑白分。”表现的正是其入京前百感交集的心绪。后来北大国文系请他开设戏曲课,北京高等师范也慕名聘请他兼任中国文学系教师。瞿安先生在北京大学等高校教授戏曲,可以说是影响20世纪中国戏剧学学术史的大事。戏曲(包括昆曲)登上大学讲台,不独是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戏曲”观念,也促成其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自瞿安先生受聘在北京大学教授昆曲之后,高等学校戏曲课程的开设也不再是新奇之物。在北京任教期间,他借机购置了许多词曲典籍。《百嘉堂遗囑》有云:“授徒北雍,闻见益广。琉璃厂、海王村、福隆寺,几无日不游,游必满载后车,自丁巳以迄壬戌,六年所得,不下两万卷。”

1922年9月,瞿安先生又应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国文系主任陈中凡邀请,南归至南京东南大学教授词曲,寓大石桥二十二号。瞿安先生在东南大学主讲词曲,每年必授《词学通论》,以其为中、外文两系及音乐系之必修课,听课者甚多。先后开设的课程有“词学通论”、“词选”、“两宋专家词”、“曲学通论”、“南北词简谱”、“曲选”等课程。1925年,完成《中国戏曲概论》的撰写,次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1927年春,东南大学停办,瞿安先生一家返回苏州。9月中旬,应邀至广州中山大学等高校执教。12月,因生活不适返回苏州。1928年春,应聘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同年8月,东南大学易名中央大学复课。王起、唐廉、卢炳普等学生百余人联名上书,要求学校请瞿安先生回校任教,得校方支持。先生被迎归后,寓大石桥十九号。1932年春,又应金陵大学之聘,兼课金陵大学,主讲金元散曲。1935年3月,应林铁尊之召参加如社第一次社集,夏仁虎、仇述庵、陈匪石、汪东、乔大壮、蔡桢、卢前、唐圭璋、吴白匋等当时南京著名词家大多与会。如社为三十年代国内最著名的词社之一,每月一集,后来曾刊印《如社词钞》十六集,先生始终为主要

成员之一。

瞿安先生在南京任教期间,制曲、度曲、订曲不辍,先后完成了《元剧研究ABC》、《南北词简谱》、《长生殿传奇斟律》等著作,又应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之请,编辑成《奢摩他室曲丛》初集、二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9月,因日寇入侵,瞿安先生携家人离苏州,经南京,到达武汉,后由武汉移居湘潭,暂寓柚园。次年5月,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胡小石电促返校上课,先生以喉暗辞之。6月底,至桂林,住定门魁星街一号。8月,致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以病因,坚辞电召。10月,致书弟子卢前,作身后之托,略云:“养痾桂垣,日益憔悴,喉痞症候外,重以咳呛。每至五更,披衣起坐,咳急则喉中如烧,心荡属身中无主。王命将近,此子恐不永年矣。”12月2日,与中央大学国文系诸同学书,辞返校之请(时中央大学已迁至重庆),书云:“惠书诵悉。梅病日益增,气促至不可多语,尚能登坛讲授否?纵君厚我,而仆病未能也。前致志希校长及小石主任两书,已细述一切,希诸君子一请读之。”12月上旬,应门生李一平之约,由桂林乘飞机抵昆明,住玉龙堆十二号由少熙家。

1939年1月,瞿安先生卧病月馀,勉强能依杖行走,携家眷离开昆明,乘两日汽车,1月14日到达云南大姚县李旗屯,暂住李氏宗祠。自觉不久人世,2月21日开始写遗嘱,日写一两条,数日而毕。3月17日下午三时逝世,年才五十六岁。瞿安先生辞世的消息传出,海内学人无不悲悼。移厝之日,四方来会,垂涕而去者千余人。4月20日,国民政府有令云:

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吴梅,持身耿介,志高行洁,早岁即精研音律,得其竅奥,时以革命思想寓于文字,播为声乐。嗣膺各大学教席,著述不辍,于倚声之学,多所阐发。非独有功艺林,抑且超轶前贤。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明令褒扬,并特给恤金三千元,以彰宿学,而励来兹。此令。^①

抗战胜利后,门弟子李一平奉先生遗骨至江南,浅厝于常州。四十年

① 卢前《霜厓先生年谱》,1939年石印本。

中,先生家属和知爱的及门弟子,常以未能安葬先生于苏州以完成先生遗愿为念。1984年11月,江苏省和苏州市文化部门联合举办“吴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会上议及先生安葬问题。后经门弟子谢孝思等人多方奔走,蒙李希泌先生及苏州市文化部门的支持,最终将墓址选定于吴县小王山。1986年6月7日,在先生墓前举行了隆重的墓碑揭幕仪式,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亲为揭幕,苏州市、吴县各级领导及先生家属、弟子二百余人参加了揭幕仪式。至此,先生归葬苏州的遗愿遂得完满实现。

二

瞿安先生一生留下诗、文、词、曲甚多,有《霜厓诗录》、《霜厓词录》、《霜厓曲录》等著作行世。《霜厓诗录》四卷,为先生生前避乱湘潭时写定,存诗三百八十一首,略可见先生一生之经历、交游。其《自序》云:“不开风气,不依门户。独往独来,匪今匪古。身丁离乱,茹恨莫吐。小道可观,又安足数。”先生此言,盖有深慨焉。时王闳运诗学汉魏六朝,标榜“选体”;陈衍、陈三立提倡宋诗,“同光体”曾风行一时;易顺鼎、樊增祥归趋中晚唐,又自成一派。先生所谓“不开风气,不依门户”,即指自立于上述诸家之外而言。先生中年虽曾结识散原老人,颇致倾倒,稍受“同光体”影响,但《霜厓诗录》所录诗篇多可见先生身丁离乱之感,愤世疾时之怀,悲歌慷慨,诚如柳子厚所称“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者,不似一般“同光体”或“选体”诗人集中常见的叹老嗟穷、矫揉造作。故门弟子程千帆为先生《避寇杂咏》五十章所作《跋》有云:“无意求工,而亲切自然。其合放翁、诚斋为一手,寓悲愤于平淡之中,览者可以为论世之资,又不独以情文胜也。”

《霜厓词录》一卷,存词一百三十七首,为先生避乱长沙时手定。先生词甚工,为时人推许,夏敬观《忍古楼词话》谓其词“不让遗山、牧庵诸公”^①。而其《自序》云:“梅出辞鄙倍,忝窃时誉,总三十年,得若干首。……其他酬应之作,删汰颇严。区区一编,已难藏拙,惠而好我,慎勿补遗。嗟乎!

①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10页。

世变方殷，言何归日？敛滂沛于尺素，吐哀乐于寸心。粗记鸿泥，贤于博弈，览者幸哀其遇也。”于此可见先生选词之心迹和录词之谨严。门弟子金虑在追忆文章中写道：

冀野天资聪慧，著述等身，然先生常嫌其轻于下笔，尝言：“吾自选词三百首，留待死后刊出，其余可毁弃之，不需多印。凡为前人刊印续集、外集、补集等者，不仅不为原作者之功臣，且违背其藏拙之意旨，而后人往往不明此意，刻意搜求遗佚，殊可笑也。”^①

弟子徐益藩《师门杂忆——纪念吴瞿安先生》文亦云：“先生之诗，去岁始删订，将以寄潘丈景郑，今尚未至。删词则益藩所亲见，举平生所作千有馀阙，约之不得逾陌，暝写晨钞，句斟字酌，非通篇惬当，即汰而不存。手录定本而外，副寄龙丈榆生所，近方布之《制言》各期，而【水龙吟】疆村翁挽词一首，弥留前三日与榆生文书又有改造。”凡此，皆可见先生于文字矜慎不苟。

《霜厓曲录》二卷，由门弟子卢前在1929年编订，后又有增补，卷一收小令六十八首，卷二收套数二十篇一百零三首，都一百七十一首。先生《自序》云：“余少嗜声歌，杂剧传奇，间尝命笔；小令套数，实不多作，辛壬以后，稍稍为之。大氏应友人之请，题赠酬应，殊无足观。今岁之冬，卢君冀野为吾写成一册，贡诸艺林，妆嫫费黛，固无益于吾也。”此乃先生自谦之辞。先生尝云：“夫词家正轨，亦有三长，文人作词，名工制谱，伶家度声，苟失其一，即难奏弄。自文人不善讴歌，而词之合律者渐少，俗工不谙谱法，而曲之见弃者逐多，重以胡索淫哇，充盈里耳，伶人习技，率趋时尚，而度曲之道尽废。”而先生合“作词”、“制谱”、“度曲”之“三长”于一身，其所制作，自能才情飞扬而无拗折噪喉之病，三百年间，一人而已。先生又尝云：“欲明曲理，须先唱曲，隋书所谓‘弹曲多，则能造曲’是也。”盖先生之于曲，已臻化境，故能独出机杼，巧使妙运也！

① 金虑《记吴瞿安先生数事》，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